

贺吉德先生文史研究丛书

亲近石头上的千年凿痕
聆听远古时代微弱的回音
拉近不肯消失的历史
追回生命远去的行踪
和史前人类对话
着力品味个中的真诚

用真诚战胜了困惑
终于在那些奇异的刻槽里
品读出古人无奈的期盼
生命的追求
换来了生命的永远
留给我们的
是难以抹去的眷恋

不要让太过古老的岩画
葬送在人们的愚蠢和任性中
小心地呵护它
保留下旷古的虔诚
追回一份原始的温馨

贺吉德 丁玉芳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阳光出版社



贺兰山岩画百题





贺吉德(1945~2011)，祖籍山西河曲。研究员，贺兰山岩画管理处原主任，曾任银川市政府副秘书长等职。担任行政领导之余，利用业余时间从事学术研究，涉及银川地方志、西夏学、岩画学等领域。代表作有《银川市志》（总纂）、《中国藏西夏文献》（副总主编）、《中国藏西夏文献·官印·符牌·钱币卷》（主编），《贺兰山岩画的保护与开发》（主编）、《宁夏历代碑刻集》（副主编、执笔）、《银川建城史研究》（主笔）等。此外，还发表《贺兰山岩画保护及防风化处理研究》《银川市城市历史变迁》《银川市新满城探述》《史前人类的艺术长廊——贺兰山岩画》等论文百余篇。

贺吉德先生文史研究丛书

贺吉德 ● 丁玉芳

贺兰山名画百题

森



黄河出版社
阳光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贺兰山岩画百题 / 贺吉德著;丁玉芳整理. —银川:阳光出版社,2011.12

ISBN 978-7-5525-0059-2

I. ①贺… II. ①贺… ②丁… III. ①岩画学—研究
IV. ①K879.4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81292 号

贺兰山岩画百题

贺吉德 著 丁玉芳 整理

责任编辑 李少敏

封面设计 晨 皓

责任印制 郭迅生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出版发行
阳 光 出 版 社

地 址 银川市北京东路 139 号出版大厦(750001)

网 址 <http://www.yrpubm.com>

网上书店 <http://www.hh-book.com>

电子信箱 yangguang@yrpubm.com

邮购电话 0951-5044614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宁夏书宏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委托书号 (宁)0012169

开本 720mm×980mm 1/16 印张 30 字数 500 千
版次 2012 年 8 月第 1 版 印次 201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525-0059-2/K·28

定 价 6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本书由
宁夏中房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资助出版

《贺吉德先生文史研究丛书》编辑委员会

主任

吴忠礼

成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丁玉芳 马玉清 卫 忠 牛达生 王惠明

王丹华 庄电一 刘天明 李生信 李进增

李秀琴 汪一鸣 杨占武 杨满忠 杜建录

罗 丰 钟 侃 胡迅雷 袁希俊 鲁人勇

薛正昌

功德天品

美林恭書
音德音師



序

近年来岩画逐渐为人们所认识,这与图像这种表现形式在人们的生活和
社会的传媒中日益重要有关。

岩画是我们今天见到的人类在数万年前遗留下来的图像。

岩画图像在人类文化发展史中具有特定的意义,它是表述人类意识性和
精神性存在的最早的证明。据人类考古发现,最早反映人类物质性意识的主
要是工具,而最早反映人类精神性意识的主要是岩画。

人类获取信息的方式,图像先于文字,并在某些方面优于语言文字,正如
常言说的百闻不如一见。现在,由于数字科学的发展,“图像时代”切实地逼近
了,图像已经成为意识形态传播过程中主要的媒体形式。那些利用新型科技
完成的图像作品,其精确和细致的程度,其复制和传播的效率,更非传统获取
信息文字的方法可以同日而语的。

我曾想过,如果说汉字是汉族文化的主要载体,而驰骋在我国广大北方
边疆的草原民族的主要文化载体则是岩画。拿中国的北方岩画来说,这些岩
画数量浩瀚、样式繁多,它承载着千万年来底蕴厚重的北方草原民族文化,而
且这些图像载体要比文字载体在历史的长河中更加久远。这些岩画是北方草
原民族的“永乐大典”、“四库全书”、“大百科全书”。数千万年来,它们在原始
的森林中、在茫茫的草原上、在丛山峻岭间、在广袤的沙漠里,寂寞无语,历经
人世的沧桑,依然伫立在山崖巨石之间。

岩画,是人类早期的视觉表达,是人类早期以图像获取和传播信息的方
式,这个被遗忘的人类古老遗产,也是人类文化的根。它的图像构成了文字发
明之前人类所拥有的最浩繁的卷宗。重新去发现它们也就是重新去发现我们

自己早期的历史,同时它也展示了人类起源时的思维、观察和交流的方式,这些东西今天在我们的生活中并没有完全消失。还有,对岩画的研究,也是对人类早期图像艺术的研究,它与当代图像获取和传播信息的方式有相同的原则和范式。这些对人类文化来说是根本性的,它超越了地区或国家的界限,包容了整个人类。同时岩画异彩纷呈的艺术形式美,使它会越来越引起普通群众强烈的兴趣,而不仅仅局限于研究者之中。

中国岩画的发现虽然古籍上早有记载,但真正引起人们的注意却是在20世纪的后半叶。岩画的发现与图像学的兴起,以及读图时代的到来,群众开始像朝圣似的到岩画点去参观。在这里贺兰山岩画,特别是贺兰口岩画点由于其丰富的内容和便利的交通条件,更是人们参观的一个重点之地。

这样,如何守护好贺兰山岩画,如何让人们参观好贺兰山岩画,以及如何向群众解释好贺兰山岩画就显得非常重要。这让人想起了本书的作者贺吉德先生。

吉德先生在21世纪初,以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政府秘书长的身份兼任贺兰山岩画管理处主任以后,真正迸发出对岩画事业的热情,亲自踏遍贺兰山口的每一个山头,发现岩画的数目也成倍地增加,摸清了贺兰口岩画的家底。在一个岩画点长达十年,以学者、建设开发者、守护管理者的身份系统地进行贺兰山岩画的研究,这在当代中国是少有的,或许也是唯一的。吉德先生是有心人,既守护岩画,又研究岩画,正如他自己所说的:“一辈子都没有受过上山进滩、徒步爬摸之苦。不知有多少次,在高下无平的乱石丛中,像寻宝一样地调查岩画,有时一天会步行十几公里。其中的辛苦难以言传,发现岩画的欣喜会减轻一时的疲劳。就这样,换来一摞一摞记录岩画的线绘图和大量的照片数据。统计下来,竟然比我的朋友许成、李祥石10多年前记录的岩画多出近10倍!”

现在群众已逐渐走向岩画,越来越多的中外游客慕名而来,惊叹着贺兰山悬崖间诡譎、怪诞、神秘费解的岩画,钟情于这里的深山幽壑、废垒寒烟。参观者众,问题也就来了,游客们提出了越来越多的问题。为解答游客的问题,本书就因此而作。它的产生是现实的需要、时代的需要,也是群众的需要。只有像吉德先生这样守护岩画十数年、深入群众的人,才能做得到。

对于这些古人类记录在岩石上的图像,现代人已经难以理解了,既需要有人从历史、政治、宗教、礼仪习俗、心理学、认知科学等方面,着重于对作品的系统阐释;也需要有人从图像的来源、作者、时间、材料、形式、表现内容等要素进行记录与考据。本书从一般到个别,从个别到一般,由小到大,由图像到文化,对岩画图像进行了解释,给人以从形象画面深入到语词意义或宗教文化背景的进化过程的感觉。特别是对贺兰山口数百个人面像岩画着墨更多,娓娓道来,引人入胜。

我和吉德先生相识是在1990年,当时我正在银川筹备“’91国际岩画委员会年会暨宁夏国际岩画研讨会”,但与他的接触并不是很多。

我与吉德先生有较多接触是在2000年第二次宁夏国际岩画研讨会前后,这时候他已担任贺兰山岩画管理处主任。为迎接第二届国际岩画研讨会的召开,他在贺兰口特辟参观的便道,并为参观途中的每一岩画群写了说明,因此贺兰口岩画点也增色不少。

记得大约是在2002年前后,有一天他来北京找我,说要在贺兰口盖一座世界岩画展览馆。我很为他的心愿所感动,又不无担心地问有无条件、目前掌握的材料有多少,当他提出要我帮助的时候我痛快地答应了。我自己虽曾在海外参观过许多岩画展览馆,但大多是岩画遗址展览馆,仔细想来具有世界规模的却一个也没有见过。我想吉德先生大概也如此,也就是说没有别人的经验可资借鉴。但后来他们真的动手盖起来了。不过工程不知道什么原因盖盖停停,进展很慢。这期间他曾拿布展的计划给我看过,厚厚的几大本,我可以想得到他为此花费过多少心血。我为他的设想而鼓舞,至于如何落实到展厅里、布置在版面上,我心里也是没有底的。但他们终于把贺兰山下的“银川世界岩画馆”布展完成了。遗憾的是,“银川世界岩画馆”落成之时吉德先生已退休,不久又因积劳成疾而逝世了。

回想2008年的夏天,他和李成荣先生来北京邀我去看看贺兰口的“银川世界岩画馆”。自从我1985年第一次考察贺兰山岩画以来,曾多次到过贺兰口。这次当汽车离开国道,在一条柏油马路上直向贺兰山急驰而去的时候,眼前突然出现一座正在兴建的雄伟的建筑物,在蓝天白云之下,映衬着背后雄浑苍茫而又峰峦交错的贺兰山,不由得我心为之一动。二十多年前我第一

次来这里考察岩画时,这里还是一片乱石荒滩,吉普车东歪西倒艰难地向前爬行,在守林人的小土屋里喝自来水,相比之下大有隔世之感。应该说正因为有吉德先生他们这样一群岩画守护者的努力,才会有今天的成果。

此后,我又多次来到这里,还曾在岩画馆住过一段日子,看着一辆辆汽车带着一群群游客来这里参观。我在贺兰口的沟口里,坐在从悬崖上滚落的巨石上,这正是当年吉德先生沉思默想的地方,他在书中曾写道:“我经常呆呆地坐在沟口外高大的石墩上,据说这是先民的祭坛。望着不言的大山,看着身边冷漠的石头,空濛的山色中,仿佛有无数生灵在涌动,在膜拜,在祈祷,在向那神秘的山口急切地奔去。那里有人啊,有无数的人。他们为追求生命而奔波着,虔诚地在亘古不变的石头上磨刻着理想,又无望地面对默默大山,面对那上面附着人类灵魂的图案……待定下神来,眼前依然是难以尽数的大小石头。于是我想,千万年的石头不会说话,但我能不能替你们代言?这时,脚下的石头似乎亲近了许多,用手抚摸冰冷的石头,当真有了一丝暖意。‘默默地解读它们,然后说给大家听。’我立起身来,走下那神秘的‘祭坛’。”这是吉德先生多年前的一段独白,但我现在在这里看到的是游客们呼朋唤友,听到的是一阵阵赞叹声。贺兰口岩画点正在兴旺发达起来,岩画也越来越为观众所认识,而吉德先生往矣!

是为序。

陈兆复

2011年11月15日

总 序

贺吉德先生逝世周年祭日,贺夫人丁玉芳女士邀请吉德几位生前好友小聚,大家建议,拟将先生的遗作进行整理,陆续出版,以飨同仁。经商议初步定名为《贺吉德先生文史研究丛书》,同时推我为这套丛书写一篇总序。虽然自觉才学有限,力不从心,勉为其难,却不敢违命。临笔之际,怀敬仰之心,思念之情,往事浮现,文在人去,不觉涕泪俱下。

吉德祖籍山西,生于银川。1982年毕业于宁夏大学中文系。参加工作后曾任中学教师和银川市人民政府外事、旅游、侨务办公室主任,政府副秘书长并一度兼任贺兰山岩画管理处主任等职。

我与贺先生交往20余年,他给我的印象是:能人、忙人、好人。三者相加,是“苦命人”。因为先生太有才,又有求必应,所以太忙,也太累、太苦了。先生一生不恋权位,淡泊名利,洁身自好,曾潜身山沟7年,专心研究贺兰山岩画。他博学多艺,才高八斗,学富五车,建树颇丰,著作琳琅,字字珠玑。举凡除主打项目的文学类之外,其他诸如历史、方志、金石、岩画,乃至美术、音乐等学科,均有不俗的表现。他的科研成果丰硕,可以说是“著作等身”。其中的代表作有:《银川市志》(总纂)、《银川建城史研究》(主笔)、《贺兰山岩画的保护与开发》(主编)、《宁夏历代碑刻集》(副主编兼执笔)、《中国藏西夏文献》(副总主编)、《中国藏西夏文献·官印·符牌·钱币卷》(主编)和《贺兰山岩画研究》等。同时还有多部专著待整理、出版。另外,他还发表过各类论文计百余篇。

然而,贺先生的研究成果来之不易,也与一般学者大不相同,因为他有繁

重的行政职务压在身上,许多政府行为的综合性大型文案都要参与或亲自执笔。比如银川市历史文化名城的申报、保护与规划,全市旅游规划和城乡地名及街、巷、路、广场的拟名等,均需由他起承上启下的作用。特别是在制定《贺兰山岩画发展规划》和促成我国第一部关于岩画保护的地方性法规——《银川市贺兰山岩画保护条例》的产生以及成功地将宁夏贺兰山——西夏王陵风景名胜列入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又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岩画委员会评为非正式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并为“申遗”打下良好的基础方面,作出了突出的贡献。至于写文章、著书,对他来说,只能算是业余奉献了,完全靠挤占节假日和平时的休息时间去完成。这就等于说,他是拿健康与生命来换文字。因此同志们都夸他是“双肩挑”的复合型人才。但其代价是巨大的,教训是沉痛的,令人扼腕、唏嘘啊!

人言道:天命勿抗,吉凶难预,生命靡常。正如晋代大诗人陶渊明在生前给自己预写的《挽歌诗》中所云:“有生必有死,早终非命促。”他认为人的生死乃是自然规律,生人大可不必过度悲伤。贺先生终年六十六岁,年过花甲,介于“耳顺”(六十岁)和“不踰矩”(七十岁)之间,而且生前荣誉多,众人敬仰,家庭幸福,子女奋进,又有大量文著传世,芳名永播,可谓“生也荣”、“死也哀”,也算是“朝闻夕死”(见《论语·里仁篇》)和“永安幽冥”(见《文选》曹植《王仲宣诔》)了。战国思想家庄子也说过“人且偃然,寝于巨室”(见《庄子·至乐》),意思是人死了就像到了“大房子”(指宇宙)中去安息,人人同此归宿,何悲之有呢?

《贺吉德先生文史研究丛书》拟出版十部左右,初步计划由《贺兰山岩画研究》《贺兰山岩画百题》《贺兰山岩画拓片精选》《银川史稿》《老子校笺》《贺吉德撰碑记》《开发银川历史文化资源思考录》《贺吉德西夏研究卷》《宁夏水洞沟》《宁夏历代志书》和《宁夏历史建筑杂文》等组成,将由贺夫人丁玉芳为主,辅以牛达生、汪一鸣、胡迅雷、杨满忠和吴忠礼等人协助,并组成编委会,争取政府支持、社会赞助,共襄玉成。

千言万语,无法颂君之德、之才、之功之万一,庶几聊慰英魂矣。是为序。

吴忠礼

壬辰年孟夏

老贺与岩画(代序)

过去,贺兰山因岳飞一阙《满江红》而出名;如今,岩画更使贺兰山名声大振。20世纪90年代初,国际岩画委员会正是看中了贺兰山贺兰口极为丰富的岩画遗存,于是在银川举行了一次国际岩画学术讨论会。10年后,国际岩画委员会又决定于2000年秋在银川再次举行国际岩画学术讨论会。

当时我在银川市担任领导工作。为了给国际学术会议作好准备,也为了岩画这一珍贵遗存的切实保护和长远管理,当年4月,自治区人民政府决定将贺兰山岩画交由银川市政府统一管理,并负责协调相关事宜。

那时,我们对贺兰口沟口内约1平方公里的山崖上的岩画,作过粗略的调查统计,大约有125组、627幅单体。沿山崖还没有一条参观的道路,山崖上的岩画没有标识和说明,也没有建立起完整的档案数据,对这一难得的遗址更没有任何保护措施。要在很短的时间里完成这些工作,向出席国际岩画学术会议的各国专家有一个像样的展示,的确时间紧、任务重。

我记得,当时市领导交换意见,大家一致同意选派时任市政府副秘书长的贺吉德同志上山,主持新成立的贺兰山岩画管理处的工作。

我和老贺很早就相识了,是缘于对地方历史的共同兴趣,时常以文会友,交流切磋。他在担任《银川市志》总纂时,下了一番工夫,掌握了丰富的资料,系统地研究了银川市的历史文化。直到今日,要说银川市的历史,可能还要数老贺是权威了。加上他长期在政府部门工作,熟悉情况,善于协调。看来,岩画管理处的工作,非他莫属了。果然,老贺不负众望,一头扎在山上,仅用了几个月的时间,就使贺兰口岩画区改变了模样。沿山崖的道路修通了,标识牌竖起来了,保护措施以及讲解等工作也逐步到位了。在此期间,我曾到山上检查工

作,看到各项工作正在紧张有序地开展,心里也踏实多了。我还依老贺的请求,以“云月山人”署名,题了一幅字曰“石破天惊”,刻在一块石头上,作为岩画参观路线的一个点缀。到了9月份,顺利圆满地接待了国际岩画学术会议专家的考察,各国专家都对贺兰口岩画景区的岩画保护和环境整治表示赞赏,我们也为办成了一件大事而格外高兴。

此后不久,我调离了银川市,与老贺的接触少了,但只要陪朋友去看岩画,还是要与老贺切磋一番的。一晃几年过去了,老贺已是五十大几的年龄,依然是市政府副秘书长兼岩画管理处主任。我知道,这期间,许多比老贺资历浅的干部升迁了,有的调离了岗位,但老贺还是每天山上山下、沟里沟外地忙着岩画的事情。每见到他,别的事不提,总是满口“岩画”,而且越谈越深、越谈越多了。

近日,我和几位大学的历史学教授考察贺兰口岩画。老贺亲自为我们作讲解,他既把自己的新发现、新研究融进去讲给我们听,又不时地夹杂一些戏说岩画的调侃,调剂一下气氛,引得同行者们甚是开心。我大约两年未去看岩画了,这次考察又听了老贺的详细介绍,令我颇为惊讶的是,经过了几年的调查和研究,老贺又有了许多新的发现,也为贺兰山岩画研究拓展了新的更大的空间。

一是经过仔细勘察和登记,仅贺兰口沟口内外的山崖上以及山前洪积扇荒漠草原上的岩画就已达2318组、5679幅单体。贺兰口岩画之所以引起国际岩画界的高度关注,就是因为在很小的范围内,有如此密集的岩画分布。数量之多,内容之丰富,是许多有岩画的地区所无法比拟的。在20世纪90年代初调查的基础上,短短几年,又有如此大批量的新发现,确实令人惊叹!据老贺讲,不仅岩画数量比以前增加了许多倍,而且还有许多新的发现。如贺兰山岩画中有一幅最著名的被称之为“太阳神”的岩画,其头顶上的两圈如芒线般的刻槽分为二十四格、十二格。经过长期观察,阳光照在这幅岩画上,近处山崖遮住的阴影,在不同时辰投在“太阳神”头顶的不同格段上,似乎起到了日晷的作用。当然,作为一种观察发现,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和验证。还发现,贺兰口岩画的许多符号与大约同期的美洲大陆印第安文化中的一些符号有许多可比之处。作为一种世界性的文化现象,贺兰口岩画为我们提供了许多新

的研究依据。

二是在贺兰口外山前区域调查,也有许多新的发现。有被考古学家初步认定的一处新石器时代的先民居址,卵石砌筑的房屋墙基清晰可见,屋内曾使用的石磨板和供磨制器具的石块,痕迹还十分清楚。还有一处是直径大约六七米、高约一米的卵石堆砌的圆形构筑物,中间是用石块堆起来的柱状体。当地农户相传,这一遗址不知什么年代就已经有了,一直不敢动它,即使是这边农户的果园墙,也是绕开的。看来,这是当地的一处神圣之地。老贺讲,这很可能是保留下来的一处祭祀之地,或是古代生殖崇拜的一个标志,目前尚无人对此作更深入的研究。附近还有一大片石块垒起来的羊圈,一个接一个,当地农户也说不清是何时就有的,反正祖祖辈辈传下来,祖祖辈辈在使用。如今,这里的农户都搬迁下山了,但这些祖辈留下来的遗存还保留着。人们说不清它,也不去动它。贺兰山前的这些遗存,过去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老贺在几年的调查研究中,一直有一个问题在脑际盘旋:这些山前遗存空间与凿刻岩画的先民们有什么关系?难道是他们的居留地?有人曾经建议将贺兰口山前的一大片石砌羊圈推平辟为广场,供参观者停车休息,但自从有了这些发现以后,老贺坚决反对,主张一定要把这些遗存好好保护下来。因为从岩画时代到现在,人类从游牧、狩猎到定居、放牧、农耕,是一个完整的历史过程,这些老羊圈以及周围的原始居址,就是历史物证。如果把这些遗存都破坏了,岩画也就没有了存在的依据。也许,它们的价值我们今天还不能完全认识,但一定要保存下去,留给后人去研究。显然,这又给贺兰山岩画的管理者和研究者们提出了一个新的课题。

老贺的这种执著,令人钦佩!这也成了我写下以上文字的动机。

陈育宁

目 录

岩画常识篇

1. 岩画是人类早期的文化遗存	003
2. 全世界发现岩画的国家与主要地区	004
3. 欧洲最早著录的岩画	007
4. 欧洲洞穴岩画的发现	009
5. 中国岩画及其分布	011
6. 中国是最早发现 and 著录岩画的国家	013
7. 中国近代的第一次岩画考察	015
8. 中国当代岩画的发现与研究	018
9. 向世界介绍中国岩画的第一名学者	022
10. 中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岩画点	024

岩画研究篇

11. 岩画学及其研究的对象和目的	033
12. 岩画的功能	037
13. 国际岩画研究中的解释理论	041
14. 中国岩画研究的现状与展望	053
15. 岩画图形的辨认与命名	058
16. 在银川召开的国际岩画委员会年会	064
17. 银川世界岩画馆	067
18. 贺兰山岩画的分布状况及其特点	070
19. 可移动岩画的不可移动性	072
20. 贺兰山东麓发现的古人类文化遗址	075

21. 贺兰山岩画的荟萃之地——贺兰口	086
22. 贺兰山岩画的统计及其数量	090
23. 岩画的断代问题	095
24. 贺兰山岩画产生的时代	097
25. 贺兰山岩画的作者	101
26. 贺兰山岩画中的“巫”	104
27. 贺兰山地区的古代少数民族与岩画	110
28. 贺兰山岩画的制作方法	112
29. 彩绘岩画	115
30. 袖珍岩画	116
31. 贺兰山岩画表现的内容	117
32. 贺兰山岩画中的史前人类生活	119
33. 萨满教与贺兰山岩画	124
34. 贺兰山岩画中的生殖崇拜	130
35. 贺兰山岩画中的图腾崇拜	139
36. 人面像岩画	144
37. 猫头鹰与鸮面人像	161
38. “骷髅头”岩画	164
39. 没有脸的人面像岩画	169
40. 太阳神	174
41. 西夏文题刻和人面像岩画	183
42. 岩画中的“鬼”	186
43. 贺兰山岩画中的独足人面像	193
44. 蹲踞式人形岩画	198
45. 人体岩画头上的下弧线	201
46. “X射线风格”的岩画	205
47. “匈奴风格”的动物岩画	210
48. 贺兰山岩画中的羊	212
49. 贺兰山岩画中的羊符号	217
50. 耙形动物岩画	222